

1290.4

4744

122555

校对

目 次

起点	[哈萨克族] 郝斯力汗 (1)
镜湖	[彝族] 普 飞 (24)
深山探宝	[傣族] 肖甘牛 (38)

起 点

(哈薩克族) 赫斯力汗

当搬家的牲畜动身以后，翻身上馬的瑪麗亞不住地回头向后面瞧着，顆顆晶瑩的泪珠，順着沒有皺紋的白脸庞一直流到了咖啡色的围巾上。弓腰的紫色馬仿佛也体会了女主人的心情，慢吞吞地迈起步子。

她的丈夫賈帕拉克赶着馱帐篷的牲畜，在她前面一路走一路嘀咕。

賈帕拉克滿面怒气，把牲畜快要赶到塔思特沟口时，他用自己的长套馬竿，督催着那些一会兒碰着这块石头，一会兒又碰着那块石头的牲畜罵道：“喂，臭东西！”他用怀疑的眼光不断地朝后看，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：“那个坏蛋是不是又来找她？……”这个念头被他騎着的短尾巴枣騾馬和馱牛的脚步声打断了。

賈帕拉克又想到了別的事：“一个真正俐索的小伙子，一年只能掙到一头牲畜。什么样的小伙子除了家庭开支外，一年能掙三头牲畜？我以后用牲畜掙牲畜，把我的两匹馬牧放一个夏天，等到膘肥以后，就可以掙上两匹。再把两匹公牛租出去就可解决一冬的粮食了，庫地雅尔就会給我解决一两头

奶牛的問題。我不是已經實現了他的要求嗎？亲戚到底是亲戚。俗話說：‘苏也木比喀思尔近。’^①他虽然不是我的亲舅，可是他对我受的侮辱很表同情。阿斯喀尔这小子，犁铧轆轤也会叫你双脚朝天，讓你丢个大脸！”他正想得入神的时候，老虎色公牛馱着的那只花口袋，被一块大石头扎坏了，瑪瑙般的紅麦子簌簌地漏出来。賈帕拉克慌忙地翻身下馬，一手擋着漏洞，嘴里打着唿哨；另一只手去拉繩。因为别的牛都走了，老虎色的公牛也要掙脫他往前赶，賈帕拉克手足无措。他深陷的眼睛，慌忙地东张西望。本打算解开他的腰带来塞住漏洞，可是抽不出手来。賈帕拉克气得朝牛身上踢了一脚。他伸长公鷄般的脖子向后面喊道：“喂，狗养的，你快走吧！真倒霉，我什么时候能扔掉你！”最后他才勉强踩住了繩，解开了自己的腰带，塞住了口袋。他刚把繩綁好的时候，从山沟的轉弯处出現了瑪丽亚。他气忿忿地說道：“喂，你向后瞧什么？瞧你爸爸的尸首？你騎的又不是狗，走快点不好嗎？”被这几句粗暴的話惹恼了的瑪丽亚很想頂他一句：“我爹和你爹的尸首都在那兒！”可是寬宏大量的她却用理智控制着自己，她温和地說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嗯，你还問什么啦！你没有看見？”他双眼盯着洒在地上的麦子說道。

“你的幸福已經播种在山沟里，到秋天就可以丰收了。”瑪丽亚气忿忿地哼了一声。

① “苏也木，喀思尔”——哈薩克語：苏也木是大指食指之間的距离，喀思尔是大指小指間的距離。

賈帕拉克硬要搬家的事，已經鬧了很久了。

有一天，賈帕拉克在路上碰見他的舅舅庫地雅爾。庫地雅爾勒住淡黃色走馬的繮繩對他說道：“……對，對，阿斯哈爾想害你，我老早就聽說過了。你的老婆千萬不要有两个姓。阿尔巴依這句話真說的一点不假，她反正是走上了‘女人喜欢出名的小伙子’这条路。唉，誰不願意穿綾羅綢緞，誰不愛美女？我虽然沒有見過你的老婆，可是我聽說過：她很漂亮。你以后在这方面要多注意。”庫地雅爾說到這兒，聲音漸漸大了。他把脖子伸了伸，装着同情賈帕拉克似地說道：“你想想，難道你的智慧和勞動力就不及阿斯哈爾嗎？阿斯哈爾恭維你的老婆，不是沒有打算的！”

庫地雅爾的話，引起了賈帕拉克的考慮：“是的，阿斯哈爾對婦女常常說：你們學習瑪麗亞的榜樣。又說：瑪麗亞你自己去對婦女們解釋吧！”隨着，他又想到幾年以來，她都沒有懷孕，也許醫生的藥方幫助了她？不，胡大^①沒有給的，難道醫生還能給？人家說我賈帕拉克，真象一只鴉跟着她走。

庫地雅爾看見賈帕拉克正在沉思，便對他說道：“你是我的外甥，我知道你的為人。阿斯哈爾也在我手下放過羊。他是最狡猾的人。特別是打人家老婆的主意，辦法很多。哈薩克人有句諺語：‘人的語言能使雲彩千變萬化，’一点也不假。他的舌頭象油，心靈象刺。我起先認為他還可以作個好人，對他好極了，以後才發現了他的真面目，阿吾勒的人都咒罵他，我便把他開除了。而他現在是你們的頭子，你們服他管。他

① 胡大——即上帝之意。

叫你們干啥，你們就干啥。你自己离家已經三天了，他为啥不派別人，偏偏派你出差？你說你女人忠实，可你要知道，她們是貪婪的。拿阿斯哈尔來說，他現在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，他的面孔又逗人喜欢。不管怎样，你的妻子总是爱他的。我們先人說過：‘切不要相信騎着的駿馬和抱着的情人。’”他吐了一口唾涎，假装同情地看了一眼賈帕拉克，又感叹地說：“我們前人說的多么正确！”过了一会，庫地雅尔又問道：“你有几只牲畜？”賈帕拉克答道：“謝天謝地，大小有六头。其中有四头是馱畜。”庫地雅尔为了試探賈帕拉克是否討厭合作社，就故意問道：“听說入了合作社以后，先沒收馱畜？”賈帕拉克在这方面沒有絲毫怀疑，他說：“不，合作社的收入是依靠各家人力和畜力的。”

“真可怜！你們这样的人，有四头馱畜就能掙到四头牲畜，而你們加入合作社就办不到了。甚至于不把自己的說成是自己的。不过听說你不加入，他們也是不会勉强你的。”

“唉，舅舅，要不是你說的甥媳妇和阿斯哈尔的关系，合作社對我們并不坏。起初我們也害怕参加互助組，可是入社以后，完全避免了飢餓和貧穷的生活。現在所說的几头牲畜，是参加合作社以后才掙的。”

“你真够天真！我們那位去世的姐夫也很老实，你簡直生得跟他一模一样。‘互助組’不过是合作社前面的一个誘餌罢了。你說在組里买进了牲畜，可是你入社以后再看看吧，包連一头羊羔也买不来。賈帕拉克，你真是傻瓜！”庫地雅尔說着便哈哈大笑起来了。

庫地雅尔早就反对过哈薩克人的合作社，特别反对过阿

斯哈尔领导的这伙人。另一方面，庫地雅尔当作春窝和秋窝的这一块馬連草地，馬上就要变成耕地了。因此他說道：“以后我們都会加入合作社，現在不妨袖手旁觀。首先，你應該脱离阿斯哈尔。他甚至为了那个女人，会謀杀你的生命，你應該避开这个灾祸。假使別人能听你的話，你也劝劝他們暂时不要入社。可是不要用我的話来講，而且用你自己的話来講。怎么样，你們中間有沒有跟阿斯哈尔鬧意見的人？”

“嗨，舅舅，我們中間那有象你这样認清阿斯哈尔的人？我們都是傻子，把他当作圣人。”

“呵，你自己沒說过不参加这个合作社？”

“沒有。現在你叫我怎样办？我一跟你的甥媳婦講，她准会說，我們宁死也不脱离合作社，我們什么时候吃过他們的亏？”当賈帕拉克說到这儿，庫地雅尔便露出了牙齿大笑起来。他停了一会說道：“你虽然吃亏，她却占了便宜。”他狡猾地眨了一下眼睛，摸了一下胡子。他的話使賈帕拉克非常难受。他那双陷进去的黄眼睛，几乎要掉泪了，他那赭色的脸孔上出現了象火麻一样的細毛。他气得把自己的馬也抽了一鞭子。

“我賭咒，我馬上就离开他們。”

他們走到芨芨草地和塔斯特两座山口的交叉处，庫地雅尔說：“我到下面庄稼地去，晚上就回到你那兒去住。”他們彼此点了一下头，庫地雅尔便拉着馬下坡去了。

太阳快落山了，庫地雅尔来到了賈帕拉克的帐篷里，仿佛很久沒有見面似的向賈帕拉克問好，又借着微弱的灯光，仔細地看了看房子。黑帐篷外表尽管不美丽，但內部摆設却是城市的式样。

“您是不是进城开会去？”賈帕拉克問道。

“不，我参加开会干嗎？我进城不过是买点茶叶和一些零碎东西。”庫地雅尔瞟了一眼正在擦茶壶的瑪丽亚。

支着胳膊，斜躺着身体的賈帕拉克抬起头來說道：“呵，你們合作社沒有茶和面嗎？”

“有，不过这些东西到了我們那兒就貴了，起碼每样东西要貴五毛。不知是政府故意卖给哈薩克人貴一些呢，还是干部們这样做的。”

賈帕拉克認為這句話說的不对，就說：“不都是一样嗎？你自己进城購買比这还貴。一个人一天的工，加上馬的租金，不是超过了市价嗎？”賈帕拉克說着向庫地雅尔看了一眼。

“呵，那是他們的算法，我們哈薩克人不会这样算。我們的馬不进城，也整天騎着，即使不騎，也是整天拴着。”

瑪丽亚听了，温和地解釋說：“他們把东西从城里运到这兒，加上運費，所以价格就比城里貴一点。”

她鋪开了包着很多饅的桌布，就开始倒茶。庫地雅尔喝茶以前先念了一声“比斯明拉”^①，就把一块饅放进嘴里去了。他的老眼睛先盯住了瑪丽亚的象宝石一样的黑眼睛，眨了一眼以后，又把眼光移在她围着深灰色围巾的玉頸上，从头上一直看到她高高的乳房。庫地雅尔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他想：

“賈帕拉克多么幸福！这样的美人，怎么到了他的手上。如果阿斯哈尔真沒有偷她，她就簡直是个女圣人！”

他端起自己的茶向瑪丽亚敬了一碗。这时候茶壶里的茶喝完了，瑪丽亚收拾了飯碗就出去了。他偏着身子向賈帕拉

① 比斯明拉——意即用胡大的名义。

克說道：“你們跟这些汉族人的关系搞得怎样？”

“这些汉族穷人和哈薩克穷人很久以来就很熟。他們过去不是地主的雇工就是牧夫，我們和他們相处得非常融洽。我要离开他們，主要是因阿斯哈尔的事情。”賈帕拉克說着叹了口气。

庫地雅尔并不贊成賈帕拉克的話，但他还是尽量拉攏他，又說：“就是，就是那个阿斯哈尔在中間挑拨。他自己不露面，就是支使那些黑心腸的傻瓜和你这样的老实人。我們向來沒有做过坏事，我們对得起哈薩克人；但是由于阿斯哈尔的陷害，我被劳改了一次。”

“那是由于你跟随了土匪，所以劳改了你。”

庫地雅尔見賈帕拉克話头不对，就轉變了話題說道：“那就別提了，当时的环境就是那样。不过，阿斯哈尔生性残酷，他要是个好人，还会打你的主意？天呀！”

接着，庫地雅尔又假惺惺地說：“我同情你两点：第一，阿斯哈尔把你欺侮了。第二，你死去的爹，是个虔誠的教徒，而你跟这些汉族人的飯具都混在一块了；使我很痛苦。今晚我虽然住在你这兒，可是想到你的碗和勺子，我就担心。我看你們的面子才勉强喝了你的茶。”他一边說，一边想：“可不要讓这个心直口快的人明天传出去，別人知道了就会說我挑拨了他。”于是他又狡猾地說：“這句話是我把你当自己人才說的。千万不要洩漏出去！”

“要是你相信胡大，你就相信我。你这样同情我，我怎能說你的坏話！你担心的两点都是对的。要是哈族人害怕到我們这兒来，那不是惊动了我們祖先的鬼魂嗎？那个阿斯哈尔，我

要不給他一个难看，我就不是人！”他滿肚子的气憤都表現在鶴嘴鋤似的前額上。庫地雅尔听了他的話，振作了一下身体，得意地說道：“向你們那些哈薩克邻居說，應該怎样当穆士林，这是你的功德。你不要对那些年青人說，而要向那些年老的人說。”說着他用手拍了一下走过面前的一只黃色猫，又說：“这些話，你明天不要說，等过几天再說。”他向門口看了一眼，又問：“你怎么向阿斯哈尔报仇呢？”

“那有什么，他給我分派事情我就表示抗拒不接受。以后我就搬走。”賈帕拉克好象祈祷似的向上伸出两只手来。庫地雅尔笑了笑，把他的手推回去說道：“就是因为你太老实，所以阿斯哈尔和你的老婆才欺侮你。他怎样侮辱了你，你就怎样去丢他的脸。这样你才算报仇。最好是破坏他們的工作，大家就会恨阿斯哈尔！我想給你出个主意，又怕你嘴里关不住話，泄漏了出去。”

賈帕拉克很紧张地說道：“舅舅，我向胡大发誓，刚才不是說过了嗎？为了报复他，你叫我干什么我都担当！”这时賈帕拉克的黃脸激动的都发紅了。

庫地雅尔把眉毛蹙了一下，心想：“嗯，我的傻瓜，这回你上了我的圈套了。”

二

今天沒有破晓就去上工的阿斯哈尔，很快便回家了。平常爱冷靜沉思的他，迅速地走到王力跟前，慌忙地說道：

“王力同志，坏了！”他那平常閃着光亮的眼睛，含着眼泪，

“那块芨芨草地不能耕了。”

正举起斧头要往下砍的王力，一下楞住了。

“这是敌人干的事！故意破坏我们。现在怎样办？”阿斯哈尔说着一屁股坐在王力的马车上。王力没有听懂他的话，便扔下了斧头盯着他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犁铧的一个轮子不见了。有人故意卸掉上面的螺丝，跑了。”阿斯哈尔的脸更加苍白了，“在那块芨芨草地上，已经耕了五天了。我每天把它拿回来，昨天晚上，我回来的时候，怕拿来拿去碰坏轮子，便放在那儿了。倒霉的是，根本没有想到敌人就在我们跟前！”阿斯哈尔把头摇了一下又说：“木铧无法耕芨芨草地，我连累大家了！”他气得把手里拿着的螺丝钉扔在地上。这时，他回忆起昨天，仿佛快刀剃头发似地，犁铧把芨芨草“嚓嚓！”地翻起来。那时王力亲自去抓了一把潮湿的土块，用手捏了捏，看了一眼说道：“阿斯哈尔，我们秋天就可以割到和人一般高的麦子了。”可是，现在……

这时，王力小声问道：“我们附近除了那些地主以外，还有什么可疑的人吗？昨天有没有值得怀疑的人到过你跟前？”

“没有，我刚才去找踪迹，那家伙把自己的脚印也平的不见了，这是何等凶恶的敌人！”他把自己的粗指头，拧得格格地响。最后陷入了沉思。

贾帕拉克坐在门口，偷偷地看见阿斯哈尔把牛空着吆回来了。他想：“嗯，小子，你倒霉了。”

原来，乘着昨晚没有月亮，贾帕拉克用铁钳去拧犁铧的螺丝钉，可是拧不开，他那平常有力的手，颤抖得使不上劲了。他又用钳子中部来拧，直累得出了一身汗，他使了牛虎之力，才拆

下来了一个輪子。他向四周瞥了一眼，什么声音也沒有听见，什么东西也沒有看见。他长长地舒了口气，振作了一下身子，把自己的脚印踏平了，就把輪子夹在自己的怀里，跟着长满茂茂草的水沟朝下走了。他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語：“你是第一次上我的夹板（钳狼器），将来割掉你两条腿的夹板还在前面呢，你是逃不出那一天的。只要我看见你们在那儿亲亲热热坐在一块，我就要剥掉你的皮！”他边走边想：“胡大，还是不要让她对我失掉爱情吧！要是这个家伙真的起了坏心，她会跟我离婚的！她很年轻，又没有孩子，不要在我没有给他们难看以前，反而叫她跟我离婚，给我来一个难看！”停了一会，他又想：“算了，就让她走吧！自己是丈夫，老婆反而去爱别人，那算什么男子？”他那灰色的眼睛，模糊得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一下被草丛絆跌到坡下去了。他把輪子扔下就站起来，向前跑了几步，停着倾听，除了自己的心在跳动，什么声音也沒有。他又回来取了輪子，心想：“这颗心呀，又是勇敢，又是胆怯！我为啥怕自己的心跳？是不是因为我作了怕见人的事，假使叫人发现了，我怎么办？媽的！……阿斯哈尔，要是你不害我，我决不会破坏大家的工具；你要是不得罪我，我何必得罪你！”他走到了他早已选定的地方，把沙子刨开，把輪子放在里面埋住了，并折下了两根茂茂草插上做了記号。

他一边往回走一边想：“明天发现丢了輪子，不会怀疑我吧？要不把这輪子再送回去？现在会不会有人到家里去找我？除了阿斯哈尔，再有誰会找我呢！他要是去了，就会利用我不在的机会……这狗小子，真气死人！”他急急忙忙地往前走，“女人多么奸猾，还是我自己太天真，容易听信别人？起初我

把阿斯哈尔当做自己的兄弟一样看待，没想到这条毒蛇竟想咬我。……媽的，我不参加合作社！……就这样給你一个难看。明天就搬走，讓你象狗一般的嗥叫去吧。……謝天謝地，我現在有六、七头牲畜了。現在即使要我入社，也要入一个沒有阿斯哈尔的合作社；否則我就搞单干，我也沒有孩子怕餓死。她肚子裡的娃娃，究竟是誰的，只有胡大知道。俗話說：‘不管公牛是誰的，牛犢总是自己的。’不，胡大要是不給我，我可不要人家的私生子。他要是我的孩子，眼眶一定是深的，要是两只眼睛大而黑，那就糟了。姑娘家多半象她媽媽，男孩可不一定。要是象了媽媽就不好說話了。”

自从瑪丽亚怀孕以来，賈帕拉克很高兴，可是最近又怀疑起来了。他边走边說：“嗯，怪不得，最近以来，还说怀孕的女人不准干重活，原来里面有文章。庫地雅尔，你到底聪明，倘若世界上傻瓜有两个：我就是其中之一，倘若世界上傻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了。我那双灰眼睛，啥都看不見！”他气得把眼睛擦了一下，慢慢走回家去了。

三

賈帕拉克装病，很久以来沒有参加劳动，今天开会也沒有来参加。別的人都一致同意把原来的“友誼”互助組解散，改成“友誼合作社”。当王力在会上提出：“賈帕拉克怎么沒有参加会议？他有没有什么意見？”瑪丽亚就答道：“他不会脱离群众的。我們願意加入合作社。”有个年老的黃胡子老汉，拍了一下瑪丽亚的肩膀說：“我們的瑪丽亚就是常务委員中的一个，

只要她同意，何必去問賈帕拉克。”

王力說：“虽然这样，可是他是我們當中的一个老者。阿斯哈尔，你跟瑪麗亞兩人去向他解釋一下吧！”

開完會，天已經黑了。阿斯哈尔和瑪麗亞相跟着去找賈帕拉克。快走近她家的时候，阿斯哈尔說道：“瑪麗亞嫂嫂，今年你不能參加勞動，你跟賈肯^①兩人還是放牧牲畜好了。一人牧放，一人晚上放哨。暫時只有这个工作對你們适当。”

賈帕拉克聽見外面是阿斯哈尔的講話聲，他气得走出了房子，心想：“我把你的娘……你甚至敢把我的老婆引到我家裏來……你真把我侮辱透了。”他悄悄地鑽到房後面去偷聽。阿斯哈尔和瑪麗亞走進了昏暗的房子里，瑪麗亞撥了一下要滅的燈，就坐到自己的床上。她見賈帕拉克不在，就向站在那兒的阿斯哈尔說：“他就會來的，你坐下吧。”賈帕拉克在外面罵了她一句：“……你这个淫婦！看，還叫他坐下。”他忍不住就扒在帳篷的小窟窿上偷看，看見阿斯哈尔坐到瑪麗亞旁邊去了。

“你叫我們干什么，我們都情願！”瑪麗亞說。

“你情願！”賈帕拉克一脚踢開門就冲進來了，伸出拳頭就打人。瑪麗亞在房子里喊叫起來。

“糟糕，人家從阿斯哈尔那里抓住了瑪麗亞……”謠言于是象旋風似的在二十來个帳篷中間傳開了。

帳篷里阿斯哈尔和王力，沉默地對坐着。

王力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說：“我以為賈帕拉克这次干的事情，并非沒有企圖。……”

① 賈肯——賈帕拉克的愛稱。

“我也是这样看法。一定有人在挑拨他，这不是他自己搞出来的。只要我們找出挑拨的人来，事情就可以解决了。”

“你說現在誰在煽动賈帕拉克来反对合作社，有沒有可疑的人？”王力看着阿斯哈尔說。

“王力，我們对那些‘异心’分子，什么話都不談，而我对你是无話不談的。你要相信这一点。”

“对，我对你是沒有絲毫怀疑，不过在生活中，沒有不犯錯的人。賈帕拉克是借口要搬走，我們也很难阻挡他。”

阿斯哈尔說：“事情沒有調查清楚以前，不要叫他走。”王力听了这句话，却起了疑心。他說：

“阿斯哈尔，你自己說吧！我們能不能說，这是他为了不加入合作社而找的借口？”

“你認為怎么样？我認為有人在挑拨。昨天偷走了犁鏵輪子，今天又慫恿賈帕拉克搬家。”

“你是不是認為这个輪子是賈帕拉克偷去的？”王力問道。

“賈帕拉克倒不願意离开合作社，可是有人在中間挑拨。可能有人造謠說我跟他女人胡来，所以天真的賈帕拉克就相信了。賈帕拉克縱然搬走了，也会找出这件事的錢索来。”他从放在桌上的王力的烟盒里，抽出一支烟来。向来不吸烟的阿斯哈尔，沒有意識到，自己竟抽起烟来了。

“我和瑪丽亚也談过了，賈帕拉克要是肯听話，最好不要叫他搬走；要是实在不听，也不能勉强。我們應該繼續調查這個問題。千万不要怪他，賈帕拉克不是我們的敌人，也許他相信了別人的話。瑪丽亚說：‘在沒有調查清楚这件事情之前，决不离开这兒。’如果坚持了瑪丽亚的意見，那个粗人就会抛

奔她走开的。这样一来，不是拆散了人家的家庭嗎？这一点，我已經向瑪丽亚交代过了。”王力說着把自己蓬起的头发用手搔了一下。

阿斯哈尔說：“你还是跟賈帕拉克談一談，問問他，是不是受了人家的挑拨。这不是我替自己辯护，在这个問題上，我絲毫沒有罪。我敢向你担保。”

把自己的帽子抓在手里的賈帕拉克，气得嘴唇都打顫了，嘴都发干了。他向王力訴說着：

“……为什么我的妻子在那些女人当中成了模范？主要原因，是阿斯哈尔喜欢她，所以就选她为模范。在我們中間，有些小伙子真能干，有的妇女比我老婆干活干得好，可是只把我的妻子选为工作組长，又把她提拔成模范，当着丈夫的面，还选做常务委員。干这些工作的不是別人，都是阿斯哈尔。因为她年輕，漂亮，所以他才这样做。”賈帕拉克把自己的稀疏的鬍子象要拔掉似地捋了一捋。

“賈肯，提拔瑪丽亚的不是阿斯哈尔，而是大伙。因为她有这样的能力，所以大伙才提拔她。你的想法太簡單了，不能抓住这点怀疑人家。您是不是把这点就算做阿斯哈尔的罪恶，而对他抱了成見？这点請你相信我，相信大家。阿斯哈尔并没有这个問題。”王力对这些毫无根据的說法尽力解释着。

賈帕拉克一面把裕袂的衣襟压在大腿底下，一面說道：“嗯，你們說話都偏向他。那个狡猾鬼，总有一天也会騙了你們的。”

“賈肯，你的眼睛只有两只，而大家的眼睛很多。你听說过在这些人的眼睛里，发现过他們之間有值得你怀疑的事情

嗎？”

“我也許听过，也許沒有听过，不过，既然我的眼睛陷进去了，长的可还是眼睛。不，即使我的这两只眼睛沒有看見，我的两只耳朵沒有听见，难道我沒有亲自抓住过嗎？我的老婆一天到晚都羡慕阿斯哈尔。我一出去，阿斯哈尔就待在我家里，甚至于我想跟你說一件事情，都不敢談。”他淌出了眼泪，紧紧咬住下嘴唇，生气地拍了一下大腿。

王力很注意地听着他的話，說：“你有什么怀疑的事，尽量說吧！”

賈帕拉克伸着长脖子向后面看了一眼，向前移了一下，挨近王力，說道：“老弟，我跟这个老婆結婚已經七八年了，我白日黑夜向胡大祈祷，生一个孩子，胡大就是沒有答应。可是我跟阿斯哈尔做邻居还不到一年，她就怀孕了。你不信，瞧吧，恐怕我老婆生的，就不是小賈帕拉克，而是小阿斯哈尔。所以，我并不是要脫离合作社，而是要离开阿斯哈尔。”

王力不知怎么答复才好，站起来轉了一轉，又坐了下来說：“恩，你还有什么怀疑的事嗎？你尽量說吧。”

“我对别的都沒有成見。还有另一个原因，也需要离开此地……”他停住了，害怕說出這句話使王力多心，便沒有說下去。

王力发现賈帕拉克有話不敢說，便說道：“賈肯，我們要做到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你还是繼續說吧！”

“算了吧，你別問了，我离开这兒主要因为阿斯哈尔。我不能再待下去了，一定要搬走！我所要說的話就是这些。”他站起来，不等到王力說話就匆匆走了。

从昨天到现在，不听任何人劝告的賈帕拉克，天刚破晓，便拆下自己的帐篷要搬家。瑪丽亚說：“沒有敌人追赶我們，还是喝完早茶再走吧。”他象要吃人似的，盯了她一眼，仍然繼續拆帐篷。

当賈帕拉克拆完了帐篷的时候，阿吾勒的人都起来了。有人問他：“你們干什么？”瑪丽亚故意答复道：“他說要搬到社会主义去。”披着大衣的王力走到正在給虎色牛馱东西的賈帕拉克跟前說道：“賈肯，你真搬走嗎？”賈帕拉克装着沒有听見，繼續干他的活。

当阿斯哈尔說：“賈帕拉克哥，你誤会了，总会有一天，你会了解的。”賈帕拉克轉过来看着他說：“你管我干什么？你想討我的老婆，我准备把老婆給你。”他故意指着瑪丽亚說。

瑪丽亚气的嗚咽地哭起来：“不要脸的，你真不要脸！”这是瑪丽亚出嫁以来，头一次頂他。

“阿斯哈尔，你虽然不是他的亲兄弟，可是你对他比亲兄弟还关心。我劝你們不要哀求他。当他再穿上那一件要飯的破皮袄时，自己就会来找你的。”一个老汉气忿不平地对阿斯哈尔說。

阿斯哈尔蒼白的脸气得都发紅了，渾身都在打抖。他轉向瑪丽亚說：“瑪丽亚，再見吧！”轉身便走了。

瑪丽亚一面哭，一面說：“再見。”

賈帕拉克把东西馱好以后，騎上了馬，对着站在后面的黃鬍子老汉和王力，說声“再見”，沒有理別人，就吆着馱畜走了。瑪丽亚哭泣着同人們握了手才走。

王力特別去送瑪丽亚，他說：“这样，还是要你自己帮助咱